



詩外傳卷第四

韓嬰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憯予慎無辜

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

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
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殺
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太憮予
慎無辜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
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
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君而怨之是謂下忠
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
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

也管仲之於相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
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
皆人臣之所爲也吉凶賢不肖之効也詩曰
匪其止共惟王之印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佞無取佞無取口
讒佞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
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
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
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共

惟王之叩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齊桓公獨以管仲謀伐莒而國人知之桓公
謂管仲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
也管仲曰意若國中有聖人乎今東郭牙安
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有言乎東郭牙
曰然管仲曰子何以知之曰臣聞君子有三
色是以知之管仲曰何謂三色曰歡忻愛說
鐘鼓之色也愁悴哀憂衰經之色也猛厲充
實兵革之色也是以知之管仲曰何以知其

莒也對曰君東南面而指口張而不掩舌舉
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桓公曰善詩曰他人
有心予忖度之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
言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
而後能知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
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
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用
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盤石千里不爲有地愚

民百萬不爲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自與不以無用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一室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日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權而不能制衆於下則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

事也

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靜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韶用于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

命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
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靜恭爾位正直
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禮者治辯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
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
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
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
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昔楚人蛟
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宛如鉅虵慘若蜂

蠶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
死莊躄走楚分爲三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
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爲險江
漢以爲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
至於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
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
囚箕子爲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羣下愁怨皆
莫異其命然周師至今不行乎左右而豈其
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

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
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
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已也
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
故也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
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間僻陋之
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
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
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君人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
忠順而不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
兄慈愛而見友弟敬誦而不慢夫照臨而有
別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即恐
懼而自竦此全道也偏立則亂具立則治請
問兼能之奈何曰審禮昔者先王審禮以惠
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
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
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

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其於儀也脩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爭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地萬物也不拂其所而謹裁其盛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於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

知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

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
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
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
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
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
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
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
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

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
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
搆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
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多於仁道泯焉詩曰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
喪士不言通財貨不賈於道故駟馬之家不
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

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脩幣施大夫不爲場
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
懼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
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人主欲得善射及遠中微則懸貴爵重賞以
招致之內不阿子弟外不隱遠人能中是者
取之是豈不謂之大道也哉雖聖人弗能易
也今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城外
以拒難治則制人人弗能制亂則危削滅亡

可立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獨不如是之公
惟便辟比已之是用豈不謂過乎故有社稷
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
之國千餘今無數十其故何也莫不失於是
也故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以
官職事業者何也曰本不利所私也彼不能
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爲之是詐臣
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
道也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

所愛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已者超然乃舉
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爲親邪則
異族之人也以爲故耶則未嘗相識也以爲
姣好耶則太公年七十二齟然而齒墮矣然
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
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
貴道果立貴名果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
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
爲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

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此之
謂也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小雅曰死
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

問者不告告者勿問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
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
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
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故未可與言而言
謂之讦可與言而不與言謂之隱君子不讦
言謹其序詩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言必交

吾志然後予

子爲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受雖
違仁害義法在其中矣詩曰優哉游哉亦是
戾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
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
者以百姓爲大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
之則危倍之則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
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
家不愛而利子或殺父而况天下乎詩曰民
之無良相怨一方

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
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

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
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
爵不讓至于巴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

知也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睢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鈞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徃舊造說務自爲工道無所遇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衆愚

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畧一統類齊言行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順隩要之間衽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趨工說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曰

雨雪濛濛見峴曰消

君子大心則敬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明達而類愚則端慤而法喜則和而治憂則靜而違達則寧而容窮則約而詳小人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知則攫盜而徼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則用憂

傳曰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致愛恭謹謂之禮文禮謂之容禮容之美自足以爲治故其言可以爲民道民從是言也行可以爲民法民從是行也書之於策傳之於志萬世子子孫孫道而不舍由之則治失之則亂由之則生失之則死今夫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混然無道此明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謂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孫

子因僞喜謝之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不可不審也非比爲劫殺死亡之主者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奸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已也故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用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逼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世

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
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宿昔而
殺之夫癘雖癰腫痂疵上比遠世未至絞頸
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刼殺
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癘矣
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璇玉瑤
珠不知珮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姬子都莫之
媒媼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
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

上帝甚蹈無自瘵焉

南苗異獸之轉猶犬羊也與之於人猶死之
藥也安舊侈質習貫易性而然也夫狂者自
齷忘其非芻豢也飯土而忘其非梁飯也然
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
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
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為學也詩曰既見君子
德音孔膠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

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爲不若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每自多者，出人不遠矣。夫巧弓在此，手也；傳角被筋，膠漆之和，即可爲萬乘之寶也。及其彼手而賈不數銖，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心

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傳曰：誠惡，惡知刑之本；誠善，善知敬之本。惟誠感神，達乎民心。知刑敬之本，則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

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
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
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僞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
不可久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
必能見外也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
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
曰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

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無政心
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
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
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母周公
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母
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
言乎將母周公唯唯旦也踰明日與師而誅
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

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詩外傳卷第四

詩外傳卷第五

韓嬰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

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
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
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鍾鼓樂
之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
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
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
絕諸侯力政強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

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
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王者之政賢能不待次而舉不肖不待須臾
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
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
絕禮儀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
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而正身行能禮儀則
歸之士大夫敬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反
側之民上收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

材行反時者死之無赦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已愛已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爲已用爲已死不可得也民弗爲用弗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悲夫枉

生者不須時而滅亡矣故人主欲強固安樂莫若反已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及之政欲脩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莫之爲也而是子獨爲之也抑爲之者窮而是子猶爲之而無是須臾怠焉差焉獨明夫先王所以遇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與其人爲之巨

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
隣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
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之用孫叔敖
可爲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如
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
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
之有也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
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

巧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
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
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
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
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
巷陋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
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筆
管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勲其
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

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
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
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
然以富利爲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畧法先
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真衣冠言行爲已同
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
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
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
見之所未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內不

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
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搏以
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竒
物變恠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
以應之無所疑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
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
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
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
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定於一朝之間詩

言夕傳五
五
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困大需限百里之虞又而三平天下需卦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倫扁在下作而問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倫扁曰此真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倫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則凡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

而致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思戚然而悵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

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慇懃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曰立已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紂之爲主勞民力寃酷之令加於百姓憊悽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爲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

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俠四方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止惡扶微絀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禮者則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

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
情安禮知若師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
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反本君不知敬長則
民不知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
矣不教而誅則民不識勸也故君子脩身及
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
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則
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

主之所不能湏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
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
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
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此幾
三年累有越嘗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
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
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
命國之黃髮曰乂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

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
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
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登高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
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
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
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
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瘵
儒者儒也儒之爲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

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
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
守日切磋而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
內不足以充虛外不足以蓋形無置錐之地
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
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
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
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
觀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取謀之博也

傳曰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躡舄視不出閫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工也故明王使賢臣輻湊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

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爲苟妄以貪利爲俗以較獵爲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火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竭奪相攘爲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嚚頑無禮而肅敬日益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爲佞人不避禍患此其所以難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

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牖民孔易非虛辭也

蠶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

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携內之以道則不成爲君子詩曰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喏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語曰淵廣者

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慧相觀而志合必由其
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
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
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時
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
亡故無常安之國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
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
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

之所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
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鄙語曰不知爲
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誠是以
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
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
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
之木無合拱之枝滎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
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

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巳出也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脩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矣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

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群生寧如是而天道得矣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

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于晦也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大王之德也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鷦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蟹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况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

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
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墻木
不陷井窞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往以虫
垢闇行也

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
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
雖爲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
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
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

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
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
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
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
堯學乎務成子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
國湯學乎伊尹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
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

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
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

德也者包天地之大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
之周臨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也四時不
能化也歛乎太陰而不濕散乎太陽而不枯
鮮潔清明而備嚴威毅疾而神至精而妙乎
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
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如歲之旱草不潰茂然天勃然興雲沛然下
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
心者也王政怵迫而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
聖王在彼躡鳥視不出閤而天下隨倡而天
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草
不潰茂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群也
爲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
曰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曰善養生者故人

尊之善辯治人者故人安之善設顯人者故
人親之善粉飾人者故人樂之四統者具天
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謂之王
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
夫省工商衆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
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
職莫不治理是所以辯治之也各本皆失設顯一段決
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賢以爲三公賢以爲
諸侯次則爲大夫是所以粉飾之也故自天

子至於庶人莫不稱其能得其意安樂其事
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
聖人所以分賢愚明貴賤故道得則澤流群
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歸
王公則上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
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
頌聲之所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
旣醉旣飽福祿來反
聖人養一性而御夫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

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士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得中也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亦能出往而亦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由言

詩外傳卷第五



